

1
白之山下-象



白云山下一家

• 独幕話剧集 •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巴索 白云山下一家 (独幕话剧) 紫 风 (1)

巴索 结婚之前 (独幕话剧) 曾 煒 (33)

五羊四喜 (独幕话剧) 楊 嘉 (执笔)
何 芷、曾 煒 (60)

白云山下一家

紫 风

時間：不久之前。

地点：广州。

人物：邹杏林——七十岁的老中医，已参加医院工作。

陈 珠——其妻，六十岁，家庭妇女，慈祥，唠叨。

邹廷耀——杏林次子，三十四岁，香港某商行营业主任。

林 颖——杏林长媳，原名林素芝，三十三岁，音乐教师。

茵 茵——林颖之女，六、七岁。

郭福泉——杏林表兄，七十二、三岁，老归侨。

四 孀——杏林家保姆，五十多岁，耳聋。

唐 彪——廷耀的朋友，暗藏特务，右眉梢有小块刀疤痕。

公安人员两人。

不出场小孩数人。

布景：宽阔的客室摆设着古香古色的酸枝台椅。中间有云石圆桌，桌上有一叠报纸。两旁茶几陈列着水横枝、玉莲、仙人掌等常青植物，显示了主人的爱好。一把椅子上搁着半笠金山橙、苹果，说明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过。

墙壁上挂着岳飞的字幅和齐白石的画。最足

以表明主人身份的是一块刻着“木比华陀”字样的匾额和几块写着“杏林橘井”、“着手回春”字样的镜屏。而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则挂着一幅丝绣的毛主席象。在镜框的两个下角，缀着两朵碗口大小鲜红的绸花。镜框下面并列着两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。

舞台正后方辟为邹杏林诊室，设诊桌，四周摆着立式书柜，满贮新旧医书。在小诊室和客室间，摆着一个折叠起来的屏风为界。

分室内有三条通路：左侧有门通楼上及其他卧室，右后侧有门通厨房，右侧出门。

幕启：早晨，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。一群小孩在远处唱《东方红》，越唱越近。其中一人忽纵声大叫：“茵茵，茵茵快来！”众小孩一齐叫：“茵茵……”

一阵楼梯响，茵茵从楼上打滚似的跑了下来。这是个粗壮、顽皮的女孩子，头发剪短，穿工人装衫裤。

差不多是同时，陈珠也从右后侧的通道探出头来。

茵茵：（大步走，大声喊）奶奶早！

陈珠：嘘，小声点！（指左侧）你二叔还未有起床呢！

茵茵：（伸舌头）奶奶，我出去一会。（指外）小龙他们在喊我。

〔用脚尖走路出。〕

陈珠：（点头）嗯，早些回来，今天你爷爷过生日。

〔此后，窗外不时传来小孩呼嚷、追逐、歌唱、吆喝……的声音。〕

林 穎：（从楼上下来，轻声唤）茵茵，茵茵，早餐还未吃完，跑到哪里去了？（发现陈珠）媽！

陈 珠：噢，大嫂，你也起来啦，星期天也不睡晚一点？

林 穎：（淡淡一笑）睡够啦，今天我还要开会。等下我想先去醫院看看廷栋的病，是不是一定得开刀。

陈 珠：（紧张）嘖，我的天，能不开刀还是不开的好。我做媽的养了他三十多岁，还没有动过他一根头发呢。我阿栋自小无灾无病，壮实得象条小牛，不比他弟弟阿耀那样拿吃葯当吃飯……。

林 穎：（听慣了她的长篇大論，有意插嘴）廷耀的身体现在不是很好嗎？

陈 珠：是呀，他倒好了。可是阿栋呢，自从解放前那一年給抓去坐牢之后，得了一场大病回来，人就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。唉，大嫂，你不知道那个年头我們一家好象掉到海里似的，水都淹到脖子啦……。

林 穎：（笑）我都听說过了。你們化了两千块钱港币才把廷栋营救出来的，是嗎？

陈 珠：（說到兴头上）嗯！碰着他爷爷又得罪了什么警备司令，連夜逃命到香港。阿耀不懂事，光知吃和玩，你叫我一个老婆子——軟脚蟹，怎么办哪！心都操碎了，走起路来好象脚在上，头在下，见到了人就膝头发軟想跪下去求情，唉！

（摇头，长叹）

林 穎：媽，过去的日子不要去想它了。现在不是一家团叙了嗎？（討她欢喜）連廷耀也从香港回来啦。

陈 珠：（透了一口气）可不是，也算他还 有点孝心，听说老头今年过七十岁大生日，就回来了。（一顿）就是阿栋的病叫我牵肠挂肚。他的身体底子已经够弱，这一回还是晕倒了才送进医院的。你叫我怎能放心他开刀？

林 穎：（也担心，但不愿流露）媽尽管放心，目前肺部开刀已经是很普通的手术了。况且中西医会诊，爸也参加，自然他老人家会拿主意的。

〔門外有脚步声，有人問：“邹医生在家嗎？”

陈 珠：（走到門口）是誰，有什么事？

〔門外人声：“找他看病的。”

陈 珠：一早就出門去了，等会再来吧。

〔門外人声：“好吧，我下午再来，星期天也不在家休息嗎？”

林 穎：爸一早就出門？

陈 珠：就是嘛，沒光沒黑的往外跑，七十岁人象个孩子似的。（又想起大儿子的病）唉，你說是这样說，我挂还是一样的挂，有什么办法！唉，倒不如我替他去生病，去开刀还好，让他“龙精虎猛”的搞工作，看着也开心。反正我也老了，聞见黃泥香了，活着也干不了什么……。

林 穎：（打断，一面翻閱報紙）媽，你說到哪里去了，

才六十岁人，称什么老。不怕爸笑话您吗？他老人家都说还要看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呢。

陈 珠：嗯，对了，报上怎样说，是不是蒋该死又要打回来？

林 颖：怎么？妈，您害怕吗？

陈 珠：（不屑）我怕他？我恨他还恨不过来。这个“全家遭瘟”的蒋该死！

〔窗外传来茵茵那群孩子杂乱的歌声，夹杂着“一、二”“一、二”的口令声。〕

陈 珠：（走近窗口，面现笑容）你看，这个了头野得真象个小子！瞧，她手里拿的是什末？噢！是那根脱光了毛的鸡毛扫子，哈哈……。又有心事）要是真打起仗来，小孩子可就够受了。嗯，等会你带她到医院看看她的爸爸去吧，他也怪惦着她的。（指水果）记得把这些水果也带去。

林 颖：不，医院不准小孩探病，让四婶管着她就行啦。我还要给他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。（下）

〔四婶提着满篮蔬菜和一只鸡上。〕

四 婶：（大声）太太，鸡买回来了，两斤半重。鱼还未有上市。

陈 珠：（急止之）你这样大声干什么？敲锣吗？

四 婶：（茫然）什么？买田螺，你没有吩咐我呀。

陈 珠：（急止之）二少爷（指左侧）还没有起床。

四 婶：（不悦）他吩咐我买猪肝，没有吩咐我买猪

肠。(提起一块猪肝示之) 嘞, 这不是!

陈 珠: (没办法) 嘖, 你这双耳朵——摆设! 好啦, 好啦, 进去吧。

四 嬸: (喃喃自语) 說又說不清楚, 一个要煎, 一个要炒……。(下)

陈 珠: (自语) 哎, 真没见过这样的聋婆! (摇扇, 抹汗)

〔邹廷耀穿一套柳条绸质睡衣, 打着呵欠上。〕

廷 耀: 媽!

陈 珠: (回过头来, 爱怜地) 你起来啦,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?

廷 耀: (伸懒腰) 还好。媽, 你刚才跟誰吵架?

陈 珠: 吵架? 你媽会跟誰吵架! 啊, (失笑) 刚才 是四嬸买菜回来。她这个人一开口就 象 敲 鑼 似的。

廷 耀: (不快) 怎么这个用人这样不懂规矩, 大清 早在屋子里叫鬧。(从袋里取出胶梳梳头)

陈 珠: (坐近廷耀, 为他摇扇) 她是个聋子, 打雷都听 不见的。你嫌她說話大声, 跟她說話可要冲着 她的耳朵喊呢, 頂費劲了。

廷 耀: (咬着一根香烟) 用这种人不是自討麻煩?

陈 珠: 不, 她虽然是聋子, 手脚可勤快, 人也老 实。这个人哪, 才可怜! (打开話盒子) 原来是个 水上人, 在黃沙划艇的。“三三”大裏炸, 一 个炸弹落在附近, 把她的儿子炸死了, 艇炸翻

了，她算是捡回一条命，可耳朵被震聋了，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。……

廷 耀：（毫无兴趣听下去）爸爸呢？

陈 珠：一早就开会去了。临出门还问你昨晚什么时候才回来呢。哎，端到你桌子上的那碗鸡蛋稀饭吃了没有？怕冷了吧？让我拿去热一热。

廷 耀：不用啦，我不爱吃稀饭，已经喝过一杯阿华田。爸爸开的什么会？

陈 珠：我也弄不清楚，听说是什么控诉大会。自从听到蒋该死想打回来的消息，大家都气到不得了。（笑）四孀说要是那些“呵呵鸡”来了，她咬也咬死他们几个。（又笑指窗外）哟，连茵茵那点孩子也闹着托根鸡毛扫子学操兵呢。真笑死人！阿耀，你看他敢不敢来？

廷 耀：有美国人撑腰，有原子弹做“定心丸”，不来才怪。

陈 珠：那么，你看准他一定来了。唉，一打起仗，老人、小孩就麻烦了。

廷 耀：（上了劲）所以咯，我请爸妈搬到香港住，过一些安乐日子，吃点喝点好的，补养补养嘛。爸爸一向爱上茶楼，爱喝两盅。那边什么精致点心没有？蟹黄烧买、鱼皮角、灌汤饺子、千层奶油酥……什么都有。讲到菜式嘛，烤的、焗的、熏的、烟的、浸的、焖的……样样齐全。您新讨的媳妇，娘家开着药材店，要

用点什么参啦，茸啦，燕窝啦，当归啦，也多是！那天你们老人家去了，让她穿上裙褂，磕个头，敬杯茶，也算尽尽儿媳妇的心意呀。

陈珠：（正合心愿）是嘛，婆婆媳妇还未有见过面呢。只是就算我去啦，你爸也不会去的。他说：“解放前逃命到香港是万不得已的事。伪警备司令要抓人，汽车都开出来啦，有什么办法！现在可是人民当了家作了主，我哪里也不去！”你不知道，他连茶楼也少上了，除了福泉表伯来邀他才顺情去过一两次。这些日子他正忙着写完他那本宝贝书——什么伤风什么的……。人家西医都向他请教呢。

廷耀：是不是那本写了三十多年的伤寒论？

陈珠：大概是吧，我也记不清它，是双寒、单寒了。唉，说起来，你大哥又病着，实在连我也走不开。阿耀你看你大哥的气色怎么样？

廷耀：大哥的气色不好，我看恐怕，啧，难说。我们多年不见啦，他好象还在生我的气，连话也不多讲一句。

陈珠：（着急）哟！你说哪里话来了。两兄弟老是抬杠，读书的时候是这样：他去游行，你去游河。毕业啦，他在这里做事，你却去了香港。（凑近低声）现在，你也讨了媳妇啦，难道还记着……。

廷耀：（挥手）没有的事！（看手表）快九点啦，我

要出去一下。

〔廷耀入房間換衣服。〕

陈 珠：嘮，早点回来，今天你爸爸过生日。我还得去买点东西。（下）

〔廷耀西装革履焕然一新上，他边看手表，边举目四顾，似有所待、閱报看滿紙备战消息，精神紧张。〕

〔林穎穿着素淡衣裙上，手挽綉花布袋。〕

林 穎：（輕声）你早！

廷 耀：（回头，惊喜）素芝，是你！

林 穎：（敷衍）沒有出門嗎？怎么，回来这几天过得慣吧？

廷 耀：（夸张）广州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！街道多清洁，建筑物多壮丽！我差点認不得路啦。

林 穎：（不置可否）嗯？

廷 耀：（恳切状）不过解放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你們还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。吃的、穿的都还这样……这样，唉，我真想不到。

林 穎：（坦然）我們少穿几件新衣裳，少吃几块肉都不觉得什么。国家底子穷嘛，要搞建設，当然得节省一点咯。何况还碰到連年的灾害。怎么？这几天沒有让你捱餓吧？

廷 耀：（陪笑）哪里，哪里，素芝，你还是那个老脾气：牙尖嘴利。

林 穎：（也笑）好，回头见。（欲下）

廷 耀：（趋前，低声）素芝，如果不妨碍你的話，我

多想跟你談談。哎，我們已經闊別十二年了呀！

林 穎：你有什么事嗎？好，談一會吧。

廷 耀：（甜蜜地）你還記得嗎？我們最后一次約會是在荔枝灣。那天，你穿着一套淺綠色的衣裙，也是提着一個綉花的布袋子，頭上還張開了一把天藍色的綢傘。我們雇了一條舢板，到了中流，你輕輕的唱着，我緩緩的划着……。噢，那天是藍的，水是綠的，真象做梦一樣。（張開兩手）

林 穎：你要跟我談的就是這碼事嗎？我早就忘掉了。

廷 耀：（苦笑）我可忘不了。不只是最后一次約會，就是第一次相見，那印象也永遠永遠印在我的腦海里。誰叫我們是同學，又是同班，你的坐位就在我的前面呢？我第一次见到你只是见到你的背影：一头波浪型的卷发，一件洁白的旗袍，我閉着眼睛都可以画出来。

林 穎：（不耐煩）对不起，我要到医院看廷栋去。

廷 耀：（急阻之）不，不，我不会化你多少時間的。我向天发誓，我对你沒有任何要求。我只是想向你傾訴一下十多年来心头的忧抑。这是一个苦悶的心灵的申訴，不会妨碍你什么的，（痛苦狀）我們曾在一起度过一段溫馨的日子，但自从你認識了我的哥哥，跟他們那一伙举起拳头喊口号，上街游行示威，反对这样那样之后，我們那条載着欢乐的舢板就好象碰上十二級台风，

一下就沒頂了。唉，特別是哥哥被釋放回來之後，总是用懷疑，甚至鄙視的眼光看我。而你呢，又总是远远躲开我，冷淡我，好象我患了大麻瘋似的。（憤激）請問我邹廷耀到底犯了什麼罪過呢？唉！（扶頭不勝痛苦狀）

林 穎：（沉思）過去的事本來不想提了，你一定要說那就說個明白吧。在我們一起吃喝玩樂的日子，我自己也糊里糊塗，實在也沒有資格說你。但是後來北大学生沈崇被美軍強奸的案件使我猛醒過來了。我不能在同學們游行示威的時候，自己去游河取樂，不能在別人吶喊冲鋒的時候，自己躲在一角唱愛情的小曲。因此我奮身投進了反飢餓反迫害的行列。在火熱的鬥爭中我感到真正的歡樂。也就是在那個場合里，我認識了你哥哥堅強勇敢的性格、自我犧牲的精神，因而對他滋生了感情的。後來在游行中他因叛徒告密被捕了。在秘密監牢受盡嚴刑拷打，營救出來，已經病得奄奄一息。我發覺到自己是這樣苦苦的想念着他，再也不能分離了。（一頓）廷耀，你對自己的生活道路怎樣看法，為什麼你畢了業要跑到香港去？

廷 耀：（掩飾）我嗎？我是忠實於藝術和感情的，我一向不過問政治。至於到香港去，那完全是因為我的感情受了創傷，沒有別的。

林 穎：（不滿）哦，你還是那一套。你在香港干什

么？

廷 耀：一間商行的營業主任。

林 穎：你的藝術？

廷 耀：我是一個業餘畫家。職業，那是為了謀生嘛。

林 穎：聽說，你已經結了婚？

廷 耀：是的。她是一個柔順的女人，很會管家。哎，結婚是結婚，愛情是愛情，那根本是兩回事嘛。

林 穎：（更不滿）這是你的戀愛態度？

廷 耀：（感慨系之）我們認識的人，長大了都結婚。但是我問你世界上有多少個羅密歐朱麗葉，有多少個賈寶玉林黛玉，有多少個……？

林 穎：（看表，打斷他的話）好啦，我真該走啦。

（大聲）四嬸，你管着茵茵別讓她跑遠了。

（走近窗口望）

〔四嬸在內大聲應：“知道咯。”〕

〔外面小孩奔跑大喊：“沖鋒，沖……！”〕

廷 耀：（仍不舍）素芝，你瘦多了，要保重啊保重。哥哥又病得這樣厲害，說不定，哎，你需要什麼幫助嗎？可以容許我表示一點心意嗎？（掏袋）

林 穎：（有怒容）不，我不需要你的任何幫助。

（匆匆下）

〔廷耀憤懣，以拳擊桌，轉而奸笑數聲。〕

〔外面有腳步聲，人聲：“鄒醫生在家嗎？”〕

廷 耀：（惡聲）不在家！

〔外面人聲：“鄒廷耀先生在家嗎？”

廷 耀：（一怔）誰？

〔唐彪上，眼光閃爍，右眉梢有小塊刀疤痕。在裝作斯文中掩不住粗俗之態，講話帶點南海口音。

唐 彪：我找鄒醫生的二少爺鄒廷耀先生。

廷 耀：我就是，您貴姓？

唐 彪：在下姓唐，唐太宗的唐，名彪，虎字旁的彪。

廷 耀：您住？

唐 彪：小馬站東邊街西邊巷——

廷 耀：十三號之一，對嗎？

唐 彪：對，對。哦，今天的天氣不錯。

廷 耀：就是多雲，局部有小陣雨。

唐 彪：幸會，幸會。（握手）

唐 彪：廷耀兄這次來的貴干是……？

廷 耀：這個等會再談。唐兄，你這裡的買賣得手吧！

唐 彪：（左右四顧）買賣嗎，（夸功）大有“斬獲”：

“心理作戰”小組發展神速。“自由中國”的消息可以在一個晚上傳遍廣州和四鄉。小弟做這件買賣多年，還算積了一點經驗。

廷 耀：什麼經驗，不妨說說。

唐 彪：（詔笑）自然比不上廷耀兄你老資格，聽說

你在四八年对付学潮时已立了功……。

廷 耀：（急止之）嘘！……还是談談你的吧！

唐 彪：就是随机应变，见人說人話，见鬼說鬼話。只要你把一件事情說得有声有色，活龙活现，自然有人相信了。比如前些日子我們一覷准机会就对人說“要‘变天’啦！連兔子都会說話了，这就是‘兆头’”。

廷 耀：（打岔）兔子怎会講話，你这不是瞎說！

唐 彪：（得意）兔子自然不会講話，可是我們把它編成故事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你也这样說，他也这样說，連四乡都这样传来传去，自然有一些糊涂的人相信啦。哈哈！有一条村子中了我們的計，把兔子統統杀光，你看小弟的手段厉害不厉害。

廷 耀：（矜持）得小心，共产党是千里眼，順风耳。我回来这几天觉得处处有眼睛，有耳朵。一走漏风声，当心这个（作砍头状），要发展組織得找那些过去混得不錯，现在倒了霉，爰发牢騷的不滿分子。喂他几顆米，看他走得几步，再抓住他的痛处，叫他非干不成。唐兄，多出把力，有“大把世界”給你撈的！

唐 彪：（順水推舟）这个我知道。现在的困难是經費少，沒有多大肥水，人家不肯上鉤。

廷 耀：哎吔，这个你还担心什么！反攻的时机已經到来。美国派了海軍上将登陆专家柯克做駐